



二林居集

1 曾 4
604
204

二



門一四
譜
卷



二林居集

長洲彭紹升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陸清獻公事狀

公初諱龍其後易隴其字稼書世為浙江平湖
人曾祖錫允祖濂父標錫三世皆諸生父封儒
林郎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以左氏傳有
所刪汰公從父親全本悉成誦無遺十四丁母
曹太孺人憂哭踊若成人少長為文章一本經
訓家貧就館于外年二十七補生員博觀宋元

明諸先儒書參互反覆疏證孔孟之旨而一以
朱子爲宗恥空言敦實行切已悔過惟日不足
省試歸爲游兵所掠書籍盡失自訟云書言天
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
範之書我實不能天故靳之館嘉善李氏爲銘
云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
斷不斷爾自詒戚又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
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母或輕爾身以殉無涯
之欲而喪厥志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中禮部

試廷對極論時務剴切達治本其略言法者治
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乎法自
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
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今日
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
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焉翼翼焉有勿

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勿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聖德之高深不待家喻戶訓而人心已動矣于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于上之德而又習于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褻僻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人莫不安于上之所興立法以去

弊人莫不安于上之所去使不先正夫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人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其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辜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

三
三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
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
使耗于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
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
以效忠于

陛下然後德教可行而人心可正邳隆之治可
成也

賜進士二甲第七十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嘉
定賦重多積通俗好訟豪強暴橫胥吏倚勢爲

姦利公至有大賈汪氏者餽千金公弗內其僕
占賣薪者妻爲所控公訊而還之汪懼屬所親
自陳願改行許之自是諸大姓皆莫敢犯法衙
胥舊干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莫肯受代無
所得食以情告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
自活于是衙中人日稀少客戲指公堂曰此饗
相之圃邪有所遣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
一飯有括索者必痛懲之催科立甘限法令應
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及半卽免杖已而輸者糜

至諭令需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
爭先乃爾殆必有稱貸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
也患民俗好奢樂游冶嚴立禁約有訴子不孝
者公爲出涕自訟惠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
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撻其胷曰吾非人也
公慰而遣之其他折獄多原情定讞不專用法
律一年後告訐者日益衰矣十五年南方用兵
徵餉十萬兩公爲文喻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
數足又奉部牒抽市肆錢一年公造冊不及郵

野巡撫慕天顏不悅別遣屬吏到縣檢括而疏
劾公無肆應才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
撫門巡撫不自安再疏請開復而公復以諱盜
當免官先是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遇盜
被傷死其弟疑盜張所使以仇殺控張公察張
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他所張得釋而部
議以公不報盜爲罪或謂公蓋辨諸公曰縣有
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辯爲民復詣督撫乞畱
弗省去之日哭聲震衢路城內外各立生祠鼓

吹前導旌幢蔽空迓木主以往日數隊閱三月
乃已十七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
京師未及試丁父憂遽奔歸準朱子家禮爲喪
制朝夕不離殯側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
寢方公在嘉定時朝中會推福建按察使

詔舉天下賢吏破格用蔚州魏敏果奏薦公而
參疏適至已而以諱盜去敏果復爲公辯寃至
是

聖祖復諭廷臣舉廉吏敏果疏薦十人公與焉
詔俟服滿補官公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
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書取其切
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
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麤其切于內省如此二十
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弗允尋授直隸靈壽
縣旣至革火耗絕私派衙中興造及日買蔬薪
魚肉皆出現錢舉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
宮與諸生講切道以躬行著松陽講義二十三

年

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清奏公治行部予紀錄二
十五年巡撫于襄勤初受事訪民間利病公陳
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墾荒起科爲限
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
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于公以疏薦爲大
學士余國柱所沮令部駁還靈壽倚山瀕河地
瘠而土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
耕勿他慮由是荒土漸闢終公之任稅弗增額

丁故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爲
常及是審丁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請牒部上官
難之公曰民已困矣額浮則稅浮稅浮民不支
則有流亡之患是重困民也請罷令以爲耗損
戶口者戒上官莫能奪二十六年靈壽饑公牒
大吏以聞得

旨盡免本年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
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甯以誠去官
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

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為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二十九年靈壽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審其戶口親給之閱四旬餘乃畢異時賑饑每留三分之一歸上官公曰剝民以欺君其可乎盡以賑之先是兩江總督于清端卒

詔問廷臣外吏中復有如成龍者乎僉舉公至是復求廉吏左都御史陳文貞復薦公

勅部行取將行又條四事上巡撫一再請緩徵一減房地稅額一除上官供應一以時出放倉穀去之日哭送者數萬如去嘉定時八月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上疏言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率作既久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于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故貞觀之末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恤民隱而百姓日用未免艱難無怪其然矣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于旦夕恩已厚也不嫌其過厚心已周也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臣見上年畿輔旱荒實異尋常其被災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于被災者耳初奉上諭將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不準盡蠲百姓甚苦撫臣

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然今歲秋收雖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州縣有司惟知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

聖祖覽奏稱善下部議尋有

詔遵前旨盡蠲之十二月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以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下廷臣會議公

疏言時當太平湖南非用武之地養志不宜在任守制

詔從公請明年六月上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先用之例宜開其略言捐納之事因軍需孔亟不得已暫開復恐賢愚錯亂故立保舉之法近并保舉亦許捐納夫保舉所重首在清廉若保舉可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得也其不可明矣捐納先用之人六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其不可又明

矣至保舉限期更宜酌定伏乞

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三年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涂可疏民生可安矣疏入下九卿會公議奏九卿以公奏不通時務無容議公復別爲議爭之主議者怒劾公阻誤軍需當罷斥發奉天安插會順天尹衛公旣齊巡畿輔還進見言民心皇皇惟恐陸御史遠請有

旨免公處分七月

命巡視北城十月試俸已滿都察院注公不稱
職對品外調遂移疾歸三十一年館虞山席氏
歲莫還家一夕腹痛卒年六十三公之教人必
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書分年
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爲求放心之助其說
書句分字析不厭煩碎疏達之士往往病之又
貶斥陽明王子過激其論梁溪高子蕺山劉子
亦失平同時湯文正嘗遺書規之先曾祖南畝
先生亦著書辨難甚悉愚竊謂聖人之道如太

虛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門庭施設代翁代張
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善學者觀
之要皆太虛之妙用耳安可于太虛中畫經界
設藩籬以自病夫道哉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
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公之仁爲已任蓋
梁溪蕺山之亞匹也同異之論不亦末乎公卒
之明年

詔以公提督江南學政近臣奏公已故
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

雍正二年

世宗臨離釋奠畢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以公從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賜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清獻年譜三魚堂

文集

汪大紳云略其道學門面舉其實心實政不獨手眼好亦見作者之務實也贊語中講幾句道學自有實地似此講去儘好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事狀

公諱申喬字慎旃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

世有叔珍者始居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為農數

傳至名臣是為公大父名臣生繼鼎始業儒明

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

事奔喪歸明亡以教授老于家兩世皆以公官

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

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書郊

外僧寺寺多客死者殯久木且腐公度寺後地

葬之康熙八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家
貧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啓封輒以奉父母嘗
遠出忽心動占之關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
公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縣在官刻
苦白厲案牘悉手治每申夜不寐日出視事竟
日夕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行保
甲法盜賊屏跡釐晦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
者許自首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俸爲粥
食飢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至者

日相踵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邪命
諸生舉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
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
年春授刑部主事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
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深文抵人死公固請
尙書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
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卽牒
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

二十卷集卷二
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
倉例令官兵自備口袋其弊遂絕謂欲令州縣
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
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止僚屬斂
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
州縣支給省費不訾藩庫貼解費歲支不過什
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授代者曰
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
歲事矣勿更擾民也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

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四十一年遷浙江巡

撫

賜御書雀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偏塘岸日
圯公先言于巡撫張志棟請興築盡易土爲石
貫以鐵築子塘爲護事聞于朝

報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
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
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
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

旬而塘成已而塘外湧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湖不為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

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鎮筸紅苗反十月命公往會吏部侍郎傅繼祖即訊竝招撫諸苗

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二年春聖祖南巡公迎謁淮浦

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以賜又以湖南吏治偷

特詔公澄汰公還官建亭勒

詔書期與屬吏更始先是徵糧一石加派銀四五錢至二三兩不等有輒擡硬馳公費腳價諸名目條編銀一兩加耗至二三錢公一切禁斷飭官商毋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

命偕吏部尚書席爾達至鎮筸招撫紅苗三百餘柴率兵搗天星柴降其渠苗疆既寧因陳善後之策言苗疆既設道廳諸員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豫其苗民犯臯者按律治移麻陽學官駐五柴司訓士司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

學以教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衙支放多
耗費公悉改歸州縣里長徵解漕糧輒倚官魚
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仰食淮鹽運費
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增
公既盡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貴賣遂定衡永寶
三府鹽價視長沙爲準營兵春夏月餉須豫徵
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上年兵餉所餘畱抵春
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豫徵之令疏三上
得請莅楚數年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舉賢能吏

張仕可王朝恩楊宗仁伍士琪等黜州縣貪黷
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清慎相勸
哀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
荒繆者十七卷劾罷學道湖廣教官選缺遠者
輒數千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
報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墓則表
之節婦旌者故有建坊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
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請發倉平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

不待奏平糶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
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而丁憂復屬人爲保
畱公按問得實劾罷昭祚會南岳廟成內閣學
士宋大業奉

使齋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劾公不敬及溺職諸款且
爲昭祚頌冤疏下公回奏公因發大業前後恐
喝婪金狀

詔黜大業追金入官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閱馬步兵多缺額
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益謨亦以他事許公
詔遣吏部尙書蕭永藻往讞還當公革職奉
旨畱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爲總督所誣
詔論天下清官因言趙申喬居官甚清但有性
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
申喬爲非者朕徐加察訪卽彼所轄武官俱言
益謨之非無有以申喬爲不是者嘻微

聖祖知公公之得舉久矣五十年春遷都察院
左都御史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
數百里送者不絕諸州縣多建生祠祀之由河
南入京既至奏滎陽舊縣遷移其瀕河荒稅宜
豁且請勅撫臣凡河水所衝決及築堤濬河占
民田通令牒部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
明年充會試總裁官會將屆
萬壽節

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

年積欠尋奉

使陝西復請將潼關衛與大同應徵米豆草束

準地丁條折一體蠲免俱

報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儲固

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糶倉穀並以

恩詔賚諸軍士公遂請停徵廣東額米三十三

萬五千餘石是歲年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
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朝莅戶部矻
矻治文書句稽錢穀無甯晷事關大體多與同
官異議以是不悅于眾滄州故有八旂圍地七
百八頃已而還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
達請于內務府牒撥六十頃隸旗下巡撫持之
請以各旂退地按數均撥免滄民重困部議不
許獨公議如巡撫請從之累以疾乞休不許五

十六年緣事革職留原任優人徐采給事藩邸
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傭抵公
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
及
世宗卽位下
詔褒公仍逮采于邊論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
裁官五十八年三月復以病告
詔慰留復尚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飯錢當償
銀一萬八千餘兩至是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

遣宗室大臣奠茶酒

予卹典諡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為本周
悉物情果于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榜其堂
曰君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于堯舜
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
嘗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清自負夫清非僅不
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
一豪不蔽兼之者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

處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任外吏不能不資于
官廉之一字吾有愧焉至于軍國利病民生休
戚蚤作夜思知無不為差免糊塗而已公之卒
也商邱湖南浙江並祀公名宦祠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保入賢良祠

世宗與諸大臣追論異時諸名卿校其才守互

有軒輊惟于公無閒焉

殊批諭旨趙恭毅
公剩稿趙襄萼剩稿

汪大紳云準李龍湖史例是一材力名臣

致大味云... 宗與... 大... 人...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事狀

公諱伊字渭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棻崇禎
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歸再補建安縣以廉幹
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亡老于家公爲諸生卽
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薦十二年成進士甫
釋褐卽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
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
事要備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
旨留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巡

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民多流亡公上
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
掠量緩徵輸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其戶田以
爲殿最如此則遺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姦民
挾仇動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
司受贓枉法者加等治罪又以江浙白糧向準
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五錢至是米
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值量爲高下又以蘇州
駐防滿兵糜餉擾民請移駐他要地下所司議

奏多見施行十五年移疾歸里十八年補廣西
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
選涂頗壅公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
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
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論
難民言臣于十五年請假旋里見江西浙江難
民百十爲羣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于江甯省
城遇淮安僧寂緣率難民二百餘募錢求贖妻
女臣因加察訪其被掠已贖者有江西萬年縣

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
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
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栻浙江劉佛顯等其募
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寂緣武舉人王都等此
等被掠之人竝按之深山邨落初非得自賊營
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
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賣男婦所過地方飭督
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來蘇有
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濟貧民間小罪

動輒收禁株蔓牽連逮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
府廳州縣立石中庭鐫刻

上諭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
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違者按律治罪庶足以
儆貪殘惠煢獨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
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未
選者責成吏部行揀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
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
其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

三才集卷三
舉法否者斥之竝請將現開捐納知縣一項亟
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
國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

詔衛國軍前戴罪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
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
司書吏連爲一手望嚴加飭禁又言災疴疊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飭官常
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

大略言賑濟之法莫善于分莫不善于聚縣各
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爲賑
勿委于吏如臣在康熙十年賑荒于鄉分設三
廠所活者眾所耗者少城中官設二廠所活者
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目在獎廉吏緩
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幣齒爲五疏上
之十九年因正涂壅滯請疏通選法下部議行
二十一年出爲廣東糧儲參議時當兵火後俱
億餘苦公至革耗羨禁饋獻除差徭日買乾魚

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肄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一年人知向學無敢有私謁者會

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既至頒示條教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罪之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誠子孫讀儒書暇誦金剛華嚴法華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朔

望放諸魚鳥家人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著為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

萃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雲貴總督廷

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萃田文集愚齋文集常熟縣志

汪大紳云宰相得行其志御史得行其言君子之樂乎此者其志其言存乎厚民生而培國脈君子之道行天下陰被其澤為國家造無疆之休不亦樂乎蔣先生其真御史乎其真宰相乎

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事狀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
 父巖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
 進士歸而構精舍于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
 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悉涉其大略
 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嘆曰聖學
 門庭其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書口誦
 手鈔耽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舍人
 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啜粥寢苫終喪不入

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事狀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
 父巖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
 進士歸而構精舍于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
 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悉涉其大略
 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嘆曰聖學
 門庭其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書口誦
 手鈔耽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舍人
 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啜粥寢苫終喪不入

內縣故有飲泉書院爲有司所毀公出錢購地
建屋于請見亭之西號請見書院延嵩陽冉先
生觀祖爲之師公往復討論發明正學興起者
頗眾二十八年夏大雨北關堤決灌城公募民
囊沙塞決口堤完河道總督張鵬翮過儀封聞
而異之薦試河工四十一年授山東濟甯道明
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以歲饑

命漕督桑格截漕米二萬石發兗州諸屬減價

糶竝聽開倉以賑河督命公率諸僚屬董其役
遂發倉穀二十餘萬石已而部臣以公擅發倉
爲罪牒布政司題參且命買粟以償公曰擅發
倉美名也使吾獲美名而同官以發倉爲戒大
害也吾敢貪美名而釀大害遂引
詔旨爭之得已兗州屬鄆城諸縣當秋澇水汎
溢爲民害公疏濬深廣達之運河由是十五州
縣無水災又于廩邱西五岔口築堰引水入澇
民便之旣去立生祠以祀公遷江甯按察使四

十六年

聖祖南巡察公清廉

命巡撫福建其年夏旱發藩庫銀五萬糶粟江浙平價糶明年臺灣復旱請緩本年應輸額粟爲分年帶徵令民于農隙時度地開池池分爲畦以達之田爲田一丘各鑿一井以達之池爲旱備又教民墾荒田種桑習蠶織廣置社倉飭保甲講鄉約惠閩俗好奢爲定婚喪品則建鰲峰書院以羅源學官蔡先生主之蔡先生名璧

閩之老儒能以躬行爲教者也集諸生書院中命日纂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貫成書手自刪定得八十六卷名小學衍義以教于諸生其年鄉試請照恩科廣額十名

報可四十九年

聖祖諭閣臣江南重地其移伯行往撫之李公光地奏言閩中凋敝得伯行初有起色更畱一二年其可張公玉書進曰江南游饑非伯行民不得食

聖祖笑曰朕爲天下計汝二人何爭焉當得一
如伯行者以與聞耳遂以陳瓊代之瓊亦厲清
節

聖祖稱爲苦行頭陀者也公自入官悉以家私
財充用未嘗受人一錢及至蘇嚴飭屬吏毋得
餽獻絕浮漕減重耗禁海關毋得出米歲饑請
賑淮揚徐三府緩諸州縣帶徵漕糧仍糴鄰近
米減價糶俱

報可是歲大計盡斥諸貪殘吏時兩江總督噶

禮黷貨不訾舉錯任意數與公齟齬以蘇州知
府陳鵬年最公所信任劾罷之五十年鄉試榜
發副主考趙晉以賄聞所取士程光奎吳泌皆
不通文義眾大譁正主考左必蕃不得已發其
事而蘇州諸生集眾數百輿財神入學門公以
聞于時安徽巡撫葉九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
姿爲提調皆居閒得贓事發外人喧傳總督索
銀五萬兩許爲保全會

聖祖命戶部尙書張鵬翮同督撫卽訊揚州當

會鞠時噶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止有逸姿家人軒三者敲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頭都戴不住噶禮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而鵬翮有子懋誠知懷甯縣爲噶禮屬官故陰憚噶禮不能決公乃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并解任聽勘噶禮聞亦奏公不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先是四

十九年冬以海賊屢肆劫掠詔督臣會公出洋探賊噶禮至上海集海船十餘盛設供具由吳淞江出海自甯波入口滿載還江甯而撫標故無戰船公至上海與提督議畱內地分緝賊黨具摺以聞張元隆者居上海廣造海船出入東西二洋蹤跡叵測擁厚貲結納豪貴使其弟令濤入總督幕爲內援而厚遺噶禮海船供具皆其物也時方嚴海關出入之令凡舟人姓名籍貫必驗

本州縣照票乃放行而崇明水師搜捕余元亨
漁船其舟人皆閩產而冒華亭籍供稱元隆代
領照票公飭屬吏提訊元隆元隆稱病不出屬
吏不敢逼詣其家受詞而已公方欲竟其獄而
元隆病死于家故噶禮以爲公罪也奏上
詔二臣俱解任復

命戶部尙書和穆倫工部尙書張廷樞會訊然
皆畏噶禮謂公實不出洋督臣所劾有據坐公
妄奏革職噶禮免議五十一年冬十月

聖祖下詔責諸臣顛倒是非暴噶禮罪且言張
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如此等人朕不爲保全則
讀書數十年何益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遂
斥噶禮復畱公巡撫任五十二年還原職奉

旨會察戰船公先與總督赫壽議覆臺臣所奏
編漁船商船立灣總甲長連環互結至是又請
每船首尾標記船戶籍貫姓名竝給腰牌圖形
貌絕諸姦僞海防益密明年奏免揚州落地稅
一千二百餘兩歸兩淮鹽運道以經費銀抵解

三才集卷二
裁揚州稅課司創紫陽書院于蘇州立學規集
諸生肄業其中置田爲膏火費五十四年上海
民顧協一等告張令濤黨惡黃緣名捕急令濤
匿布政使牟欽元官舍公因劾罷欽元張鵬翮
復奉

旨來訊釋諸罪人以妄誕劾公坐大辟羈鎮江
城隍廟爲諸子弟講說書義續諸未成書居半
歲貌加豐奏上
詔特原之

召入直南書房權總督倉場侍郎五十五年請
勅天下各立社倉爲條例以上明年充順天鄉
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奉

旨管理錢法旋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
事六十年充會試總裁官明年

世宗卽位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雍正元年秋上書論河事
請大開泗水由金口閘引入濟甯馬場河蓄之
濟運至臺莊以下宜建閘備蓄洩有

旨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明年奉

命祭告闕里許歸省毋還朝請以明儒羅欽順
從祀孔廟尋有

旨下禮部議廣從祀諸賢羅公及

本朝平湖陸公以公言並祀兩廡三年正月卒
于官年七十五

賜諡清恪加太子太保予祭葬公平生述作甚
富嘗仿論語編濂洛關閩書進于

朝錄宋元以來諸儒文集數十家刻行之其論

學持是非甚力同年友陳玉立好習靜自詡見
道致書于公通所得以爲口有異味鼻有異香
美在其中又言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公復
之曰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唯是有物有則生人
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
其中也吾儒之道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今日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
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

乎天下可恃以平乎且人之所以足重者謂其
為聖為賢豈以年之多寡而壽孰若顏而天
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冀長生不死將何為
乎又有原元功者以為為學之要當因其靈以
反乎虛公言義理不明則虛靈亦易為病全義
理以應萬事則動不踰矩發皆中節舍義理而
尚虛靈則為空寂為狂妄其流毒無所不至故
知主敬為第一切要工夫蓋公之所得于程朱
者如此方公待讞揚州時江南民皇皇惟恐失

公揚州闔府諸生上書使者訟言督撫曲直且
責以大義辭甚激而先曾祖南昫府君合諸鄉
士大夫數十人投牒署巡撫王度昭乞以民情
入告弗省府君幽憂嗟歎屢見于詩及公復官
命下而後喜可知也焚香奉

詔旨北面九頓首以謝膳黃布遠近復為長律
二十韻紀之已而公闢紫陽書院欲以屬府君
府君固辭而止府君平昔論學稍與公異惜其
以公義相取如此此可以觀公之人矣公子二

師棻師載師載官至河道總督河南通志蘇州府志正誼堂文集

汪大紳云尙少精采只存得一箇局面

命不而對喜... 人古... 士大夫... 公...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恪勤公事狀

公諱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祖金臺貢生能文章有節概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嗣是為公父贈中憲大夫母羅太夫人夢采雲中翔大鳥覺而生公因名曰鵬年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吳三桂之亂公全家避山中五年貫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于鄉三十年成進士居五年授衢州西安知縣公長七尺美須髯目光

若閃電顧盼偉然性彊直沈幾內謀赴義若矢
初入官誓天以清白自厲忠主愛民更歷夷險
至老不渝西安當耿賊亂後民多流亾豪彊占
田率數十百頃公履畝按驗有主者悉還之民
之復業者數千戶民多溺女公嚴立禁約俗爲
一變居四年大吏再論薦爲部議所格三十九
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請以公試河工逾年題補
天津同知引

見改授山陽知縣既抵官革耗羨汰胥吏逮淮

關蠹役重懲之關吏遂斂手奉法擢知海州當
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于門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
命河督簡道守之賢能者賑兗州濟甯饑民公
與焉
駕還
召見濟甯
御舟試詩
賜御書一幅旋擢知江甯府松江捕盜卒誨盜

誣富人爲黨掠其家逼婦女自經死既成獻遇
赦冀得脫公會訊白大吏曰誣良民盜卽盜也
況又劫殺無赦理置五人于法蘇人有鬪毆死
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死部駁再三不能奪常
州知府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于死公承勘盡
出之會有大役總督阿山召諸屬官議增地丁
耗羨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
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公主辦龍潭行宮或有求索不應竊

置蚯蚓糞于簟席間

聖祖不悅至江甯

召公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及是復問公爲
人文端言凡良吏性行治術或有偏至惟鵬年
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
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

駕臨金山觀水師先期一夕大吏檄公壘石爲

步者三欲以困公公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土民
從者屬路爭徹屋材濟工鼓四下工竣

聖祖臨視益奇之其年六月以江南河牘事被
議落職羈江甯關帝廟江甯人痛哭罷市大吏
必欲殺公既拮據無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
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爲大不敬明年二月獄成論死

聖祖一日問大學士李文貞阿山在官何若文
貞言臣嘗與同僚廉幹果于任事其失民心獨

劾陳鵬年一事耳

聖祖頷之獄上

詔從寬免死尋

召入修書武英殿天下莫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而歎李公之善進言也四十七

年冬以兩江總督邵穆布請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公徧歷所屬境人
子之藥飢者予之粟及錢所至疫立起民多書
公名于門以逐疫于是議賑貸勸捐輸濟城河

修學宮創義塾懲博塞禁婦女毋游觀朔望講鄉約籍游食無賴者跪而聽之公決斷神速初至滯獄三百餘案不一月發遣都盡嘗過維亭忽水面湧漚中有血痕探得一死尸案問居人則其妻與人姦而遂殺之者也寘諸法其發姦摘伏多類此四十八年張清恪巡撫江甯倚重公大小事多與公裁決明年

詔護理布政使印務時總督噶禮既與巡撫有隙忌公甚密奏公所作虎邱詩謂爲怨望復劾

公承勘吳縣令張廷弼虧帑遲延再罷職適公在鎮江卽羈之城隍廟吳人號哭罷市如江甯相率載薪米詣公餽問不絕獄成復擬大辟五十年冬噶禮以貪敗

聖祖在暢春園出公虎邱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者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明年

萬壽覃恩宥公舉赴熱河謝
召對良久旋

命為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五十六年署霸昌道
事霸昌旂民錯處號難治公一裁以法有詭稱
貴戚私開銀礦公收治之豪彊屏息嘗遣奴進
瓜熱河

詔云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好將瓜歸卽
賜汝主頃之迎

駕密雲侍行二十里

聖祖問河工事公條對利害甚晰六十年遂
命公偕吏部尚書張鵬翮視南北河隄尋

詔公雷河工其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橫潰山
東張秋直隸長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
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更請發帑金遣大臣
督理會已有

詔如公言冬奉

命署總督河道事公在官慎宣防嚴啓閉節材
料卹徒庸覈功臯信賞罰羣吏歡踴民不病役
明年正月馬營再決公請于王家溝再開引河
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庶馬營隄工可成

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梗滯
旂丁數千食不給呼號載路公立發帑金六萬
賑之奏聞

聖祖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八月再至武陟
時決口尙未塞公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
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河
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十一月
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地悶絕一晝

夜明日蘇望

闕長慟曰愚戇孤蹤累遭毒螫非

聖主矜全安有今日

龍髯可攀敢忘身殉擗踊三日病益劇時秦家
厰南北二壩旋塞旋決公再爲文誓以死眾皆
泣歲終工乃成

世宗卽位遣使至河南慰問公實授河道總督
且賜

先帝御物遣御史馬爾亦哈往視疾雍正元年

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北面口占遺表天明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表聞下詔憫悼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賜白金二千兩封其母曹氏爲一品夫人予其

子一品蔭諡恪勤江南人祀公名宦以配海忠

介焉

正誼堂文集望溪未刻稿在亭叢稿小倉山房集蘇州府志

汪大紳云諸狀皆具儒者規模此獨有豪傑氣概得此殊覺變動

故資政大夫禮部尙書楊文定公事狀

公諱名時字賓實其先在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有諱元吉者始遷江陰是爲公五世祖祖諱起鯤父諱履泰竝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爲人厚重事親孝响响若孺子爲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灑氣流轉桐城方靈皋在學使高公試院中見其文大驚賞遂心識之知其

為篤學之士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
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于進退取予利害之
際持之確如也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三
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李文貞薦其賢

聖祖召對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公接諸生必開誘以立
身行己之道見官屬一依儀制保定知府違成

例不錄河間左衛童生送試劾罷之未朞年頌

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為直隸巡撫或言公與
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
委以往來稽察而已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
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
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直內
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
獄兼驛傳案叢事煩吏因緣爲姦公至細大必
親釐革宿弊都盡
聖祖聞其治蹟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清官且
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
南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雲南畱屯以待

命公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堅明約束民用不
擾凡餽餼計里給直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
之民間輸兵糧苦遠運奏請量米多兵少處析
銀徵解滇地丁役不均有戶絕者責人爲代或
一人兼數丁名子孫丁及額征外加派公件銀
歲三四十萬民苦之至是始均丁于田而減公
件銀爲十一萬有奇民困大蘇滇故多銀礦官
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坐缺額多罷
官追徵公謂礦有衰卽有旺請以道員一人總

三花居集卷二
理諸廠使盈誦得相裒益其費多而利少者閉
之諸利民事次第舉行軍民悅服
世宗嗣位
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
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
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洩著令五
年一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爲雲南鹽驛道遷布

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
用是陰間公會公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有

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六年或奏公與臬
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
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綱豫治刑具
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

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會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于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謝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濱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今

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

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允問此大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惠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

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生平履常變瀕死生
貞以一惠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
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蕙田
等七人爲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肆習監
中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及是公
上疏言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
信此百世不易之理也竊見貴州境內多與苗
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間受
雇直爲漢人傭相安日久生苗所處在深山密

箐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
戢故生苗絕不敢萌窺伺心自開拓苗疆之議
行于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干戈日尋而生苗
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
嚮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
苗乘閒鈔殺熟苗以泄忿或官兵債事又屠戮
熟苗以冒功所以熟苗毒重累深怨恨日積句
結生苗乘機作亂至台拱地方本在化外自有
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

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間
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賣其妻女以飽私
囊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豕突狼吞不可禁
禦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日計惟有下剴切之
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徹重兵還駐內
地于要害處修垣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
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明縣賞格有能禽賊
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
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

所欺陵如此調齊得宜苗人自當俛首帖耳抒
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
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時鄂文端爲首
相公謂曰自公用師于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
甚神人不可多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徹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丙廷
翰林余棟丁母憂予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喪因
言翰林梁詩正賑未除應緩其行走又請增順
天江南陝西解額

上多從其請尋

命教習庶吉士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無何得疾

上遣醫視給人瘼疾亟口授遺疏以聖功聖惠為言九月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奠

詔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于諸經皆有講義門人嘗

輯易義八卷詩義四卷先板行已而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公無子以弟之子應

詢為後公之葬也方靈皋為撰墓志其事辭頗

略近餘姚盧先生紹弓得公疏稿于其家為傳

較完備予因益損其辭參稽所聞為之狀以次

湯陸諸公之後焉

望溪文錄
世經堂稿

汪大紳云渾渾灑灑肅肅穆穆望之如神明

然不具此能事何足以與之表章大人物

狀言次湯陸之後以予觀之充其學內聖外

王_之學也其論天_憲也至矣其論苗事有用
之學仁人之言也諸狀中絕頂人物豈在湯
陸下哉豈在湯陸下哉

故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
事狀

公諱嘉淦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
守意祖諱世蓋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
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繡三世皆贈光祿大
夫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伯兄楨淦爲同縣趙
氏子所殺旣論抵繫獄矣夤緣且脫臯公父憤
欲死公夜入獄刃趙氏子脫身逃與其仲兄鴻
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遭貨

甌甑者仆焉盡毀其器相與訟于縣頌繫待決
已而興縣人喧傳孫家兄弟殺人逮捕至陽曲
令解之日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
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
歸讀書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
林院檢討遊于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
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然達于
上下一以仁義爲本聞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
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卽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
月日停捐納日罷西兵
世宗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
容此狂生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
此生誠犷然臣服其膽
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召對
授國子監司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
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畱安徽年餘調
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歲滿蒞祭酒任
公先爲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
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
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攷其成舉
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並
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官房三百餘
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

材稱盛焉六年權順天府尹丁父憂歸

賜金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
工部侍郎八年充會試總裁官十年轉刑部侍
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酒如故引

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逮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
權河東鹽政

上卽位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

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妬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幾其幾藏于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惠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諾所在而皆然免冠叩頭應聲而

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于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聞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已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于必行矣是謂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

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
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
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于
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
于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
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決也今欲豫除三
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唯在乎
皇上之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
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

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
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
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唯爲
人所不知故願
皇上之聖心自慊之也反之已真知其不足驗
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
敢目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
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觀矣
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試主考官
尋遷刑部尚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
年三月

詔公總理監事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
分條教授于是人知實學興起者眾矣三年轉
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冬十月出爲直
隸總督是歲直隸被水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
由海運達畿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

遇夏雨潴水成澤水落魚子化蝻故災無虛歲
公念言弭災之本其必濬水使通乎乃擇吏分
行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
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終
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畿人屯田官
與房舍牛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衍可駐數萬
家具規畫請聽旗人田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
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羅法者眾公言以日用飲
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即令弛其禁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寧奏言各省賑荒不免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勅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大吏七年四月公上言往時督撫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間辦理或無過厚然所以繫民心培國本實在于此今安寧乃略其大而言其細臣恐自茲以往督撫之辨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窮矣

皇上仁心爲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舜之政天下喁喁謳思至治乃內外臣工不思

贊襄

聖德羣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眾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事較輕而可緩者省之非所施于災賑民驕之故由有司政教

不明此在平時整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惡其驕而欲齎其賑則不揣其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于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號號反嗇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領三洞議者以路險遠欲棄之公親自履勘越領數十重豁然開平彌望皆沃野公度若不守且爲盜窟乃

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削官九年冬起爲宗人府丞明年遷左副都御史其冬閱秋審冊閩人蔣太齡與其族屬阮死族人之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其他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不法偷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死者將爲首者照應得辜減一等免其抵擬今新律

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擬夫謀殺者必夙有私怨深仇兼以隱謀詭計所殺者又係平人乃用謀殺科斷今合族同憤致死族匪是乃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又係有辜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命揆之情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豫定比擬之律或另

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而民命不致胥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舊例已刪不宜改增以長擅殺之漸寢其奏十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于城東石堠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

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
主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板行于世
久之瞿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
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時默坐澄思以
蘄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
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已從生究已終極卽
此便是窮理已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合乎
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于
此晚歲直經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

候

上裁定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于是先成詩義折中次
及易傳彖爻甫敷而公遂病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于道以十八年
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諡曰文定公以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有姦人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事發

二才身集卷三
殊連甚眾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平好名之
累未盡有以致然故晚節益務斂密其朝夕獻
替莫得而聞焉公平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
既入仕往往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
產有餘即與兄弟共之既貴徒步出入以儉惠
為鄉里先喜聞諍言不擇童豎閒有拂逆處之
泰然敬慎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
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紹升自童時即知敬
慕公比長從鄉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

遺事陳君嘗為公主奏草相得甚歡為道公本
末頗具已而盧先生紹弓自太原南歸出公家
述及所為公傳益詳覈因刪取其要合以先後
所錄公疏及所聞于陳君者比而書之近世言
直節者必以公稱首及考其言論施設矍矍然
古儒也其真知治體者與有經世志者可以取
鑑焉孫孝愉所撰行述孫文定奏
稿小倉山房集抱經堂集
汪大紳云強哉矯乎非徒為北方之學者美
哉三習之論其言足以興矣

王夫翰云照始獻平我封為外大夫賜齊美
 監其奉命及楚行楚封文安表
 古需曲其真也合書與自蘇甘志香下以順
 且能善心以公時言及此其言論誠若學漢
 公與公無交復聞其稱其此而書之其地言
 少又相傳公得益其意因圖其要合以充
 不其具曰而論其主其自本則南出公本
 其東言其為公主其草狀其楚楚會以公本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沈公事狀

公諱起元字子大世居江南太倉州高祖諱文
 明封儒林郎曾祖諱衍應父諱受宏鄉貢生通
 經術隱居教授著數萬言効祀鄉賢祠兩世皆
 贈奉政大夫公童時能文章年十八慨然有自
 立之志為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母吳
 孺人喪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其後父喪亦
 如之康熙五十九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補庶
 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歿服除入京雍正四年改

授驗封司員外尋兼考功司明年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委署福州府
移興化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謁選府縣
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十居五餘悉解
任聽勸受事者較計升合爭為煩苛公獨持平
宏大體興化屬仙游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
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邪令謝過乃已糧
道李玉鉉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興化為

光天化日矣建甯守姜君亦良吏其屬官多賴
以得全者也莆田有黃陳兩家連歲訟不決乃
結黨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其釀亂將悉
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釁由主者懲
之畢矣餘不足問也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
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辯公建正音書院擇閩
人通官音者為之師集諸生以四聲教正經書
俾轉相教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

官饋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
常安委攝海關司關向無養廉責諸關口差役
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于巡撫革之竝革洋船
規例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欲浮收糖稅不
得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
行而白其事于巡撫巡撫召家奴切數之由是
人莫敢不奉法及常去代者朱定元向公問常
奴賊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任內
革除浮稅二千金他非所知也初高文良奏開

南洋

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畱外國文良下令出洋
者必戚里具結狀立往還期限踰者連坐公進
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文良問故曰出洋者
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
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狀乎且公不聽開洋
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無算忽以結狀
騙之是明利之而陰奪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
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

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令商具狀如式
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苦納稅大
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啓督撫
議增水手公方奉檄放船商環集求驗放且請
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不可
公夜詣同知曰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
增文移往復轉展駁詰商船且不得行南風將
起彼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
則眾已洶洶集同知門矣初兩院得同知啓方

愕眙不能爲計及聞船已放則大喜守興化三
載史文靖公奉使至閩以牧守優等第一薦攝
臺灣知府臺田一甲準十一畝有奇賦有上中
下則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
視內地加數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
法行占者不得匿公將赴臺文良語之曰吾欲
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
部駁柰何公曰此事籌之素矣宜令著籍田且
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

減舊額重者均于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及至臺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率漂溺公單騎案視賑給流民多所全活時有山猪毛社生番之擾議設柴山口斷其出入南路遂甯新守至還興化先是國安縣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坐是銜之中以他事部議降四級用遂如京師尋告歸高文良總督兩江聘主鍾山書院今

上卽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贖卻之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夏大雨災被四十六縣飢民四走布政使欲闌之公曰民飢且死柰何禁其他徒昔田文鏡以此獲咎可鑒也今邊境州縣有未被水者宜安插流民給口糧俾毋出境其可從之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已而獲者過半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飢民請于巡撫雅爾圖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各

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
先輩陳確聞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
示以省身克己之學覈其程而加差等焉巡撫
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弟弟義夫貞婦登
其名公採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
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身七年
遷直隸布政使明年大旱七月總督高斌自江
南視河工還公迎謁固城議賑事高欲遲至仲
冬公曰飢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

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愠曰必如此君自奏
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
之安危民之生死在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
于總督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
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
移檄州縣有犯此者臯之戶部尙書海望奏清
理直隸旂地有司違限奉
旨飭責高恐命公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旂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

了此獨効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尋
奉

命稽察宗學居閒讀易折中古訓著周易孔義
十三年移疾歸歷主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晚
而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
臨終語其友曰平生學力無任手處年來日夕
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忤或庶幾焉卒年七十
九所著書自易義外有敬亭詩文集十餘卷刻
行于世

敬亭文稿沈祖
望所撰行述

汪大紳云耳食公質行文學久矣乃不知其
吏治竭誠盡慮慈厚明敏若此狀文和雅中
節彬彬乎具體歐陽子矣
允初文敘吏治爲第一咨賞不盡

故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事狀
公諱鉉字貫一先世由豫章遷汀州之甯化曾
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縣學生三世俱贈通政
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時漳浦蔡文勤
公講學鰲峰公讀其學約悅之從文勤遊慨然
以聖學自任慕陸清獻公之爲人也既通籍勤
學不懈肆其所蓄雄辯有政氣涵而守固遇義
所不可必達其意初舉鄉試至京時蔡公在朝
大學士朱文端公欲見公公不往文端乃就蔡

三才集卷二
雷公事狀
公諱鉉字貫一先世由豫章遷汀州之甯化曾
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縣學生三世俱贈通政
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時漳浦蔡文勤
公講學鰲峰公讀其學約悅之從文勤遊慨然
以聖學自任慕陸清獻公之爲人也既通籍勤
學不懈肆其所蓄雄辯有政氣涵而守固遇義
所不可必達其意初舉鄉試至京時蔡公在朝
大學士朱文端公欲見公公不往文端乃就蔡

公館與公論易器之雍正八年以合河孫文定
公薦授國子監學正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明年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
上卽位召至京授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屢轉
至左諭德兼修撰每進經史講義必明辨安危
治亂之幾歸本于人主之一心以推極于民生
國計反覆詳盡無隱情會同官余棟以喪歸未
葬入臨皇子喪
上欲留之公奏曰侍學之臣所貴明大義篤倫

理非徒取記誦詞章而已今余棟父喪未葬遽
直內廷設講書至宰我問三年喪章何以出口
乎聞輔臣以其辭爲好名使人人避好名之嫌
不求盡人子之道非細故也事遂寢繼以太公
憂去官服除召還旋擢通政使乾隆十一年三
月日食求言公上書曰伏讀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
此
皇上裁成激厲望此諸臣盡以古純臣爲法也

夫就臣子而論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計利者卑瑣不待言稍存好名之念必不能勉竭忠愛曲盡事情而在

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果其言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皇上采而納之天下後世傳而誦之正足見

朝廷之有人臺諫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而揚善當舜

之時進言者亦不皆有善而無惡唯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成執兩用中之

至治

皇上誠切求言臣不自揣量鯁鯁過計者如此若夫信任忠良練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遊幸以增煩費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此我

皇上日夕乾惕時存警戒無待臣下之敷陳者也疏入

上訓勉宣示焉十二年冬

詔以明年春巡山東將次及江淮吳越公因稱述

聖祖皇帝巡方故事勸

上飭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

上亦已有

旨諭諸臣矣以公言忠弗過也十四年夏以太夫人疾乞假歸踰年入朝

命提督浙江學政俾迎養太夫人于官十六年

秋移任江蘇明年以左副都御史復任浙江公之教士也提倡正學以程朱爲的其所至必訪求高行卓識之士以禮先之竝徵先哲遺書擇其善者而表著之由是人知向方奮發者衆時有司有勒屬誣報劣生者公疏糾之因言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貢士太學宜先老成通經學者二十年秋浙西被蟲災巡撫周人驥謂已屆秋穫不以聞公致書規之不聽遂具章入告得旨賑卹而治巡撫臬明年夏

以太夫人年八十豫請復命時乞
恩歸養

上命自浙江侍母歸二十二年

帝巡

御書四言額爲太夫人壽又二年太夫人卒未
終喪而公亦卒年六十四時乾隆二十五年十
月也公嘗學文于望溪方先生所著經笥堂集
具有家法平生多布衣交在京善李錯朱燉在
蘇善

一十琇論文尤

密遇後生晚學一才一藝有過人者必委曲成
就之瑞金羅有言密學公服公之教未嘗
去口紹升道言密學公服公之教未嘗
其略爲之

朋舊門生子姓之屬其所撰碑志行述聞見既
鑿情實難淆以視夫道路之風聞稗官之勦說
不既遠乎往在京師得望溪方氏未刻稿書康
熙閒諸公佚事凡數篇其敘湯文正陳恪勤得
謗之由及李文貞奏對數事皆薦紳未及聞者
今狀中所采是也而家仲兄與修
國史排纂所及予因得參攷異同折中一是雖
言之無文亦庶幾無所苟而已矣至所引諸書
各條其目略仿朱子伊川年譜之例自餘諸公

二水齋集卷之二
三

三才居集卷二
亦有名節在天壤功烈震一世而其書不傳其
蹟散佚無可攷其僅見于八旂首省諸通志者
非博稽金匱石室之藏未易周知其顛末也疑
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

書諸公事狀後二則

事狀之作將以上太常史館爲易名記注之
大都出自門生故吏如韓退之之狀董李習之
之狀韓是也然習之論百官行狀莫不虛加仁
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處心不實若欲虛美
所受恩之地然則當日之文求得如韓李者亦
已鮮矣至唐書藝文志載李氏海內先賢行狀
朱晦翁書濂溪先生事實則生不同時居不同
地其所論述一出于秉彝之公好初非有私昵

于其閒如習之所譏誠不足慮予于
本朝諸名公讀其書考其行事輒私心向往弟
尋覽往時記載之文或略不具本末或煩蕪而
寡體要心嘗病焉探索餘閒竊取李氏朱氏之
意成事狀十六篇庶幾習之所謂指事書實不
飾虛言者傳之異時徵故獻者當有取焉
文獻不足雖善無徵予之狀諸公也徵諸文者
則有奏議書牘策論之篇皆當日施于朝廷達
于倫物者不可以偽爲也徵諸獻者則有諸公

皇清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尙書致仕先考

彭府君事狀

會祖瓏任廣東長甯知縣累贈光祿大夫吏

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施氏袁氏俱贈一品夫

人

祖定求任翰林院侍講累贈光祿大夫吏部

右侍郎加一級妣李氏贈一品夫人

考正乾需次州同知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

侍郎加一級妣周氏封一品太夫人

府君諱啓豐字翰文方舉于鄉之歲芝生庭中
故自號曰芝庭先世自明洪武初由江西清江
遷蘇州世居長洲縣十泉街今分隸元和長甯
公初以文學名晚而篤信程朱講學鄉閭興起
者衆至侍講公稟承遺教以道淑身所著書善
發明儒先學脈歿祀鄉賢祀同知公韜光不試
修長者行晚舉鄉飲大賓蓋彭氏自明中葉而
降以儒學傳家者百數十年入

本朝而益著故江以東言門望者多推彭氏府

君生十歲左右侍講公敲詩屬對輒工敏侍講
公早器之每戒府君曰大器晚成汝當斂華就
實毋輕洩也年十六補諸生十九侍講公卽世
二十一娶宋夫人治舉業暇好爲詩從城南詩
社沈碭士徐龍友陸學起諸耆宿切劘講習作
述懷詩慨然以復古爲己任雍正四年舉鄉試
明年會試第一時年二十七矣殿試卷列第三
世宗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旋
命直南書房七年秋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入闈

病作移宿于外氣垂絕恍惚見二童子自雲中
持采旂導還鄉至文星閣一老人持藥飲之遂
蘇文星閣者侍講公異時講學地也反至京
命遣醫診視
賜人葠服之病良已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九年春方侍直
世宗手書聯語以
賜其年三月試進士出身官卽
命內廷翰林閱卷府君與焉其府君等三人卷

有

旨俱列一等明年秋充雲南鄉試主考官十一
年春充會試同考官十月聞周太夫人疾請假
詔許馳驛歸明年正月還朝十三年二月遷左
春坊左中充其年秋充江西鄉試主考官時江
西官生止二十九卷例中十卷而文多淺拙因
裁去四卷以民卷足之是歲得人稱盛甫出闈
聞
世宗晏駕疾馳至京旣反

命朱文端公遇于朝揚言曰江西佳士被主司一網收盡矣十月充順天武場鄉試副考官乾隆元年秋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府君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簡交游日以文章自娛泊如也至三年六月

上以甘霖溥降

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泛舟圓明園給筆札賦詩府君立成七言律詩四首以進

上褒賞甚至七月遷翰林院侍講賞賚有加八

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五年六月轉翰林院侍讀十二月遷右春坊右庶子時

詔許近臣得奏進經史講義府君前後所上多切于治體嘗論月令言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夫所以使之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恤羣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君不疑其臣臣自不欺其君其左右大臣必有耆艾碩蕙從容朝廷之上汲引善類扶植忠良所當布以腹心隆其禮貌故云任

賢勿貳至小臣者大臣所自出宜優恤而厚期
之其厚期之者尤在作其敢言之氣不獨臺諫
官當責以盡言卽翰林曹郎亦宜分班條奏講
明經術敷陳庶事則耳目廣而人才益厲若夫
人之才器不能相假故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
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儻甫履其地旋改
而之他叩以政務必茫然莫辨況民社之官責
成非細宜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俾人與官相
習庶明作有功效之效可得而幾也又嘗論玉藻

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蓋人主一言
一動卽安危治忽之幾所由判唐臣杜正倫云
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
于道理卽干載累于聖憲觀于此者雖欲不日
慎一日其得已乎臣濫膺斯任密邇德音常願
聖心始終如一凡一言一動務求閑邪存誠法
天行之健接執中之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焉
又嘗因論通鑑宋徽熙二年求遺書事請廣搜
宋元以來迄

本朝諸儒遺書切于理道者進

御傳刊以惠四方之士有

詔頒示內外如府君言六年秋充江西鄉試副考官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十月遷右通政再遷左僉都御史路過宿州時方被水知州許朝棟報災延緩及造冊發賑老弱多不得與饑民號訴者日數千人鳳陽知府楊毓健督賑無術府君還朝具奏其事章下督臣察治之江西前任學臣諂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府君復奏言

學臣職在表率士子宜得端方清正之人以厲廉隅興教化若乃逢迎媚悅曲意徇人長鑽營之習開請託之門相師成風所關非細宜加禁飭俾各遵守儀制下部議行十二月

命提督浙江學政明年三月至官四月遷通政使其年秋陳學政事宜六條一論生童考試既有經義條對宜將講義刪除一請裁武童入學之額一請嚴甲商濫保商童之律一請復歲貢隨場考試之例一卷面不得填廩增附字樣一

請以四等武生充鄉場對讀下部議多見施行
十二月遷左副都御史八年春遷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領學政如故十一月遷刑部右侍郎
府君之督學也以潔誠自矢日四鼓起莅堂皇
呼唱畢闔門嚴試之罕有繼燭者晝夜校閱未
嘗稍怠忽其論文必經經緯史焱發雲涌而以
寒儉爲大戒故所錄士不數年間登鄉會榜者
不可枚數也九年任滿明年四月還朝奏言浙
江士子文藻有餘罕知實學伏讀

欽頒太學訓士文昭示聖賢爲已之功至剴切
請刊碑天下學宮朔望宣講

報可又論浙江利病四事一餘杭南湖之水發
原天目注茗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沙土淤塞
侵占者多西湖之水灌田萬頃今湖水淺狹葑
茭蔓蔽其他會稽上虞餘姚慈谿諸縣之湖僅
存其名難按其實夫水利不修則農田不治請
勅下督撫酌議次第開濬之法剷除侵占疏濬
壅塞務使畜洩咸宜旱潦有備一浙省收漕每

石私加五六升至一二斗不等宜設法嚴禁一
浙省官水陸往來其奉使馳驛者所用夫役有
兵部勘合可稽而本省官向無定額多者役及
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加限制
一溫台諸府斥鹵產鹽多有營兵以掇鹽爲名
按戶迫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指爲私販
送官邀賞亦宜嚴禁章下所司議令責成督撫
凡諸湖蕩俱飭屬詳勘量加濬治其漕鹽驛路
諸弊分別禁治如所請在刑部八月閱讞牘敬

慎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其秋審臯囚衆論情
實者以府君核別改緩決者十數人十二月間
同知公訃疾馳歸日行百二十里明年正月抵
家十三年春服闋葬同知公于虎邱新塘橋時
周太夫人瘖疾閱作因具摺陳情請展赴闕之
期
報可明年八月爲太夫人祝七秩壽張樂三日
十五年四月始赴京補吏部右侍郎直南書房
如故其年秋扈

駕至河南明年五月進見時
上詢知周太夫人年高
賜以題曰慈竹春暉八月再
命提督浙江學政十月抵杭州府君以異時所
錄文雖如霞如綺而文過其質要非先進禮樂
之遺也遂兼以清真爲導華實之士不相掩焉
按試湖州有諸生挾卷以獻者巡捕經歷雷開
基脅取其金試山陰副貢汪倫英屢代人入試
俱察出論奏如律十七年

恩科鄉試府君奏言浙江舉額數不過八千三
百有奇其中額不過九十四名與江西等而同
考官則用十八房比江西獨逾其四宜量爲裁
減下部議減二房又請清釐商籍官生嚴杜混
冒亦下部議行其明年選諸生充貢多一時者
宿象山姜炳璋嘉興李集才最優而貌俱瘠已
而鄉試俱中式裘公曰修爲主司見之笑謂府
君曰子可謂略元黃而取神駿者矣十月調兵
部左侍郎十九年正月還朝是歲扈

駕由盛京至吉林明年二月乞

恩終養

報可三月抵家二十二年

上南巡府君渡河迎

駕尋送至河干

召見者再先是府君直內廷及扈從南北

勅和詩動以十百數至是復發詩百六十餘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明年秋宋夫人卒夫人事

舅姑篤謹持家事籌畫有無一不以關府君慮

及是府君始自督家政析田八百畝分授四子
俾分竈而爨焉又明年八月爲太夫人祝八秩
壽張樂三日十二月太夫人舊病復發病數日
而卒府君先後居喪且夕不離殯側斷吟咏絕
游宴終喪始復寢于時日跪幕前誦金剛般若
經茹蔬至小祥不孝紹升檢禮經六十不毀之
文以進始少嘗肉味二十五年十月葬太夫人
于同知公墓明年冬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二林居集卷二
召見以服制將闕

命仍直南書房署吏部右侍郎二十七年四月
補吏部左侍郎秋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十二月
遷左都御史入見

諭曰汝資格深人又誠實故特擢汝但慎毋喜
事府君頓首謝明年六月遷兵部尚書充經筵
講官又明年七月扈

駕至木蘭三十年七月奏部中候補參將都司
等官不無壅滯請量予疏通又言奉使官向有

馬無夫所用之夫每從驛遞借雇恐啓額外濫
應之漸查定例赴任官夫馬竝給者不支廩給
口糧請嗣今奉使官亦遵此例其借雇者通行
禁止章下所司議候補將至五名以上卽予
分發其奉使官需用夫者每馬一匹折夫三名
時大學士陳文恭公請裁官生卷并人民卷議
未定

上召問府君府君對曰官卷中額屢加汰損卽
今定制不爲過優若裁歸民卷轉無限制亦非

所以爲坊也事遂寢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
府君在朝和平正直表裏如一不爲激切之言
亦不肯詭隨衆好經筵進講數稱述堯舜孔孟
心法以羽翼

聖憲其論事必度時勢所宜不苟爲高論故先
後所上奏施行者十居八九當再起吏部時遇

京察奉

旨密弟屬官高下有郎官阿敏爾圖者方向用
他長官以一等上府君獨弟以二等

上以爲有心示異下

旨訓飭及掌兵部時與同官奏免滿洲世職積

遠銀萬餘兩事旣行已而

上以世職中有不應免者責諸臣不分別奏請

令代償所免府君與焉

上嘗詔示中外謂彭啓豐學問尙優而短于辦

事唯府君亦自以爲不足也三十一年冬部中

蔣史兩侍郎有隙蔣許史于

上前且謂史于衆中詆府君

上召問府君府君以弗聞對復奉

旨飭責罷史歸而降府君不倚郎三十三年京
察以原品致仕九月抵家三十四年四月別建
祠堂于家之東偏爲四龕祀同知公以下其年
冬總督高公晉攝巡撫事延府君主紫陽書院
明年秋入京祝
萬壽又明年冬再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詔與香山九老會繪圖

賜杖禮成而歸三十八年

詔訪求遺書大吏開局紫陽書院請府君總之
歲周而畢得書千八百部奏進

御覽四十一年春

駕巡山東府君迎至泰安

召見慰問良久

詔復尙書銜

賜宴闕

召試諸生卷明年正月聞

皇太后升遐赴京旋反四十五年春

上南巡府君迎至龍泉莊其年秋赴京祝

萬壽至濟甯得疾歸府君家居無博奕之娛無

聲色之好以儉約率先鄉里遇生辰戒子孫不

得張樂客至一酒數巡而已是年屆八秩亦

如之四十九年春

上復南巡府君再至龍泉莊

上慰問畢

諭曰汝精力尙強當以今冬至京與來年千叟

之宴府君謹受

命既歸家忽得頭暈病迷悶者再至六月中旬

患隔日瘧及望稍瘥十六日晨起至外寢倚榻

臥不孝紹升侍扶起坐忽氣逆上倒身就枕遂

逝遺疏達熱河

行在時尙書曹公秀先亦卒于位

上謂廷臣曰彭啓豐曹秀先俱不得與干叟宴

也惜哉府君平生天真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

事坦懷接物徹去畦町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

然過已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夫多樂與
府君親在翰林時鄂文端公掌院事知府君尤
深每稱之

上前他掌院或相排擠文端每曲解之其在同
列諸城劉文正公與今大學士稽公與府君交
久益篤相對無隱情府君會試出尹文端公之
房文端總督兩江從府君咨訪時事每見采納
明光祿卿徐公如珂賜瑩爲土豪程氏所侵奪
許訟累年不決文端以府君言下所屬反徐侵

地而治程之臯里人陳君黃中高才有節操以
蜚語陷下縣獄亦以府君言得釋然府君素不
樂與人事至晚益務簡靜其大吏雖門生姻戚
歲時酬酢外未嘗有私謁也初從侍講公受讀
先儒書中年以還流覽諷誦向往彌切晚更旁
參竺乘日有程課嘗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
夫門時其及第方立斗標心豔之及吾宦成歸
再過之而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猶吾之視
徐也如此得不誦金剛經乎爲詩文操紙筆立

就既成必使人盡意抉剔俾無憾乃已少壯時
爲詩頗尙聲采後漸造平澹然元氣渾然到老
不竭所刻古文既出邵武朱君仕琇頰首歎服
曰規矩天成不煩繩削當今公卿閒未見其比
建昌魯君仕驥尤盛稱府君碑版文以爲虞伯
生後一人而已課諸生令各奏所長不名一體
零章斷句閒遇愜心欣賞彌日雖其于子弟也
亦然此可以見府君之量矣府君生于康熙四
十年卒年八十四先授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

累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娶宋夫人
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六人紹謙舉人官曹州
府同知先卒紹觀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紹
咸增貢生先卒紹升進士需次知縣紹節殤紹
濟孫男子十二人希韓舉人議敘知縣希范舉
人廣東合浦知縣希濂進士刑部額外主事希
洛舉人祝華監生希涑廩生呼嵩監生天希鄭
附生希曾希彥希萊希仲曾孫六人蘊琨廩生
蘊琪蘊芬蘊采蘊輝蘊璨烏呼不孝紹升生較

晚當府君壯歲服官時不孝蒙稚未有知識自成童之歲侍府君子家府君親授以朱子近思錄爲講說其文私心悚然發進取之志其後府君在朝不孝省覲者三因以得交四方豪俊相與淬厲行業治古文府君顧而樂之自歸田以還承命校刊文集讀府君往時奏進文字始具曉府君立朝本末其于身心切近之地咨稟得失益加詳焉上天降割遭此閔凶創痛方深何心記撰雖然傳亦有之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

而弗傳不仁也爰薈萃見聞粗成章段會仲兄紹觀自京奔歸別構府君行述甚具但文句繇富恐闕者不能徧周謹刪取大略亦頗有增加以備史志采錄要不敢緣飾美懿誣府君謙牧之素冀知言君子有以諒其志焉不孝孤紹升謹狀

真天

之謙謙以言君子所以結其志不為不
長清其志采薪莫不難為難美德而
言不國者不出其國當國與大河亦
言不國者不出其國當國與大河亦

